

四、雨

房昀靜

雨，滴答。

從深灰雲層落下的雨滴落在窗櫺上，沿著玻璃，滑落。我貼著冰涼的玻璃，盯著水珠從窗緣上方慢慢沿著不同的軌跡滑落，如同一輛輛疾駛而去的列車，沿著不同的軌道，往地平線奔馳而去，離開束縛之地。遠遠的，離開。

翻開七歲時寫的秘密日記。豆粒般大小不一又歪斜的字體，爬滿整頁空白，夾雜著注音符號藏在的褪色鉛筆字句裡，全是當時天真的幻夢，幻想著自己是卡通裡的美人魚，異想著公主與王子的幸福快樂結局之後又會發生什麼點點滴滴。再翻過幾頁，我停在整頁的空白，那是做事只維持三分鐘熱度的我每寫日記必留的壞習慣，看著那些空白頁，感傷竟湧上心頭。

刺眼的光從門縫入侵，打破墨黑的靜謐，又是一齣充斥老套台詞的荒唐鬧劇。我用枕頭緊緊摀住耳朵，想要堵住外界的聲音，卻連床頭鬧鐘滴答聲都阻止不了。客廳傳來父母的咆嘯吵架聲，一字一句傳入耳中，字句割人心。我緊閉雙眼，試圖數著羊入睡，但毫無秩序的怒罵字眼衝破圍籬，怒喝著，驚走了羊兒，占領了夢境。悄悄的，曾經滑過臉頰的淚水不再滴入枕頭，而是留任心底。怒火與恐懼沸騰著，將水蒸發，殘餘的只有心痛的結晶。

那一夜，特別長。

我用枕頭掩住耳朵，抱著上家政課時自製的小狗布偶無聲的怒罵與詛咒，外面的爭吵聲再一句，內心的怨恨便多一層。我被迫聽著難堪的字眼飄盪整間房間，擠壓、堆積、擴展它們的領土。起伏不定的語氣總讓我以為爭吵就要結束了，但老爸的音量卻又再次提高，粉碎我渺茫的希望。零時開始就是我的十四歲生日耶，為什麼不讓我好過點！我蜷縮在棉被裡，用盡全身的力氣阻止自己衝出去叫罵的慾望。憤怒從休眠已久的火山爆發出來，滾滾岩漿漫天襲來，把怒火與失望掩埋起來，凝固在傷痕累累的心底。積鬱許久的怨氣霎時噴發出，渴望把一切都毀滅，連同那份細如絲的親情。

「啪！」聽到房間電燈開關乍響的聲音，我嘆了口氣，最嫌惡的事果然發生了，明知裝睡沒效果的我卻還是下意識的往被子裡鑽，希望奇蹟能出現。